



# 甘医生
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
# 甘 医 生

(泰) 素婉妮·素坤泰 著

龚云宝、李自珉 译
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
1980·北京

# 甘 医 生

(泰)素婉妮·素坤泰著

龚云宝、李自珉 译

---
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外国语学院23号信箱)

重庆印制第一厂排版·印刷

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开本 787×1092 1/32 9.5 印张 201 千字

1980年9月第1版 1980年9月重庆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63,000 册

---

书号: 10215·10 定价: 0.73 元

## 前 言

《甘医生》是泰国著名女作家素婉妮·素坤泰的名著之一，曾荣获一九七〇年东南亚条约组织文学最佳奖，是七十年代轰动泰国文坛的优秀作品。

素婉妮于一九三二年生于泰国的彭世洛府，一九五四年毕业于泰国艺术大学并获得美学硕士学位。毕业后，曾留校任教。一九六五年开始文学创作，目前，兼任泰国著名的《丽人》杂志的主编。

素婉妮的作品很多，其中以《甘医生》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最为强烈。该作品问世以来，受到读者空前热烈的欢迎。据泰报报导：该书第一版仅于三、四周内即已售罄，之后，再版也是一售而空，不得不在三年内第三次再版。该作品成了当时泰国社会最最畅销、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。后来，又被拍成了电影。进步舆论对这部小说也很重视，并给予了肯定的评价。作者素婉妮也随着作品的广泛发行而誉满全国。

小说从泰国社会生活中一个带典型性的题材着墨，血肉饱满地展现了各阶层人物的思想面貌，讴歌了进步，揭露了黑暗；这对于我们了解和认识当前泰国社会及其矛盾是很有帮助的。

译 者

写 在 中 译 版 出 版 前

我的这本小说，被译成了具有高度文化和古老历史的中华民族的语言，我感到很荣幸和自豪。我相信：这本小说多少能帮助中国读者更好地了解泰国社会。当您了解到泰国人民生活的某一侧面之后，想必会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泰国的人民，这对加强中泰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将起促进作用。

[illegible]

சிவந்த சிவந்த

29. 2523

—

柔和而忧伤的华尔兹舞曲开始演奏了，听上去很和谐，但总觉得有一种更深邃的情感孕寓其中，也可能曲调本该有这样和谐而又低沉的风格吧。

哈勒泰一边跳着舞，一边哼着歌曲，那美丽的眼睛，晶莹明亮，与乐曲伤感的情调完全不同。她随着麦克风前伴唱的男声歌唱家断断续续地哼着歌词。歌唱家高亢的歌声，象是向听众吐露他的心曲似的。哈勒泰随着舞曲的旋律，轻快地旋转。她喜欢华尔兹舞曲，而且开始迷上它，以前她喜欢的主要是古典乐曲，但那些乐曲不适合跳舞。在大学读书的时候，她特别迷醉于它。她曾购藏了好些轻音乐唱片。至于其它音乐，比如交响乐吧，哈勒泰一点也不喜欢。

那么哈勒泰的他呢？哈勒泰说不上来，她真想立即就问问他。

她随着舞伴翩翩起舞，身影伴着歌声的旋律袅娜翩跹。她那优美的舞姿似仙妃下凡，她轻盈的步伐如弱柳扶风。

而他呢，不仅在音乐欣赏能力上，而且在舞技素养上，都需要她在婚前认真地训练一下，但她却疏忽了。

哈勒泰不顾母亲的反对，穿着艳丽的晚服，她没有遵循流行的新娘惯俗，穿白色服装。

“穿带色的新娘服，他不怀疑你的贞洁吗？人们都不穿带色的，尤其是象你这种西洋式的。”

“结婚那天穿白色礼服的人，难道个个都贞洁吗？”哈

勒泰反问她的妈妈。她语态柔和，因此听起来不怎么刺耳。

“你呀，总喜欢与众不同。”妈妈埋怨着。但脸上却呈现出喜悦。有什么能比女儿和医生结婚更使母亲欣慰的呢！

一旦成了医生，前景不会是太暗淡的，只能是殷实和富裕。此外，医生这种职业，也是一种很荣耀的职业，人们对它最为敬重。

“这种桃红带紫色的，还美得不称您的心意吗？我再别上紫红和桃红色的宝石，配戴上珍珠，让全身都熠熠发光。”

哈勒泰果真谁的话也不听，她随心所欲，说做就动手做。伙伴们提醒她说紫色是寡妇色，她不理睬，而且反驳道：这是桃红含绛紫的，色调很淡，根本算不上什么紫色，而且紫色的爱情花，不也仍叫“爱情花”吗？

哈勒泰和妈妈并没有太多的钱筹备新婚服装。她自幼丧父，母亲怀着强烈的盼女成凤的思想，把她抚养成人。

“医生他不给你钱添制结婚礼服吗？”

“我没有跟他提过。”哈勒泰打断妈妈的话。因为她心里清楚，妈妈那吝啬劲儿定会责怪医生的。“我认为衣服是小事，您真的让他负责结婚费、宴席费、乃至服饰鞋袜等全部费用吗？”

“光是夜晚服一项就相当昂贵了，还有什么浴水服，斋僧服等。”哈勒泰又说。

“早上穿的斋僧服，我用便宜的布。”哈勒泰拿起一块色泽极为别致的普通棉布给妈妈看。

“我让人家给我缝成筒裙，配上齐腰长袖上衣，钉上精巧美观的金属扣。我不用假金扣，没有真的就索性用铁的也

好。”

妈妈不曾想到女儿有这样一种与众不同的怪念头。。

“没有谁专门注意我们用什么样的扣子的。妈妈您知道吗？这块裙布我化多少钱买来的？”

“多少？”

“十二铢。是在皇家田集市买来的。”

“把它拿来作结婚用的斋僧服真是造孽！”

“我不要金光闪亮的锦缎。”哈勒泰嫣然一笑，她转动着炯炯有神的目光，安慰着妈妈：“我不稀罕那类唱戏人穿的织锦缎，穿上去就得哼呀啊呀地唱起来。”

凭着母亲对儿女惯常的迁就，尽管还想分辨点什么，也就收住不说了。哈勒泰漂亮可爱，甚至堪称本年度最佳美女，不管有无华冠丽服来装扮她。

哈勒泰的皮肤洁白如玉，而眼珠、头发和眉毛黝黑似墨。相衬之下，更显出肤色的白嫩和发色的黑亮。

哈勒泰的眼神酷似一泓春水。她的手被捏在他那有力的手心里。他带着她绕着舞厅旋转着，他自信的神情象是告知人们：“他将和她白头偕老。”

他虽没有说话，但他的眼神表达了这点。

舞曲改换了旋律，变成了快步曲。哈勒泰看着他，象是探询究竟是继续跳还是不跳。别的舞伴从她的身旁跳过，都逗笑地看着她。在环场转动的对对舞伴中、哈勒泰象花瓣中心的花蕊。不管在何时何地，也不管是否当新娘，她总是艳压群芳的。

甘医生妻子的这一特点，他心里是清楚的。他内心有些担心，如果让她和他一起到远离曼谷的县城去生活，哈勒泰

受得了吗？

他带着哈勒泰继续跳着，在人们看到的欢乐的神情背后，他隐藏着担忧。

他爱哈勒泰。他们认识不太久，他就按照传统习惯，正式向她母亲提出求婚。他医院的工作很忙，很少带哈勒泰去游玩。他相信自己的眼力，哈勒泰是最堪与自己匹配的女人。她欢快、漂亮，受过高等教育。尽管家境不怎么富裕，但他发现她善于利用周围的环境来为自己造福。这个优点，是别的女性很少具备的。

今晚，甘医生不太相信自己的判断了。诚然，哈勒泰美艳绝伦，而且在美貌里面还蕴藏着聪颖和智慧。但……他应有所……，因为生活告诉他，不要坚信某种事物，难以预卜的未来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。

哈勒泰不习惯农村生活。她从小就住在曼谷，对外府的情况一无所知。至多不过在大学读书的时候，曾集体到外府游玩过。她不象他——成长在东北部一个很不发达的农村，因而也不曾有过农村实际生活的体验。

他问哈勒泰愿意不愿意和他一起到农村去住。她的妈妈替她作了回答：“医生！你为什么不住在曼谷呀？！”这句话使他了解到她母亲不愿意他把她的女儿带走。这倒也应该体谅，因为她是独生女。

“住在曼谷，白天在医院上班；晚上，自己再开办个诊疗所；不愁没钱化，只怕钱多得数不过来。”

他缄默了片刻，正要张嘴说话，但哈勒泰却先说了：“他在曼谷没有房子。”

哈勒泰的母亲显出惊奇的神情说道：“你也是医生了，怎

么连房子也不建造一幢？”

他禁不住联想：不知道哈勒泰的性格是否也象她的母亲？他问自己：在彼此还没有深刻了解之前，就向她提出求婚，这事办得对不对呢？

她母亲也真是！一听说他是个医生，就满心高兴地答应他做女婿，好象生怕女儿嫁不出去似的，连他还没有自己的房子，至今还住在医院的宿舍也全然不知。待结婚之后，他住到外府去，那里有为医生建造的宿舍，他可以在哈勒泰的陪伴下在那里工作。

“他要到外地去工作，我不是告诉过您吗？”

“我还以为在大城府一带，离这儿很近很近哩！怪我事先没有跟你问个清楚。”她母亲显出失望的样子。

“你准备把我的女儿带到哪儿去呢？”他告诉她要去的那个县名。

“在哪儿？孩子！近还是远啊？”她问女儿。

“坐火车要一天，妈妈！”哈勒泰很可怜她母亲。“是吗？甘医生，而后再坐汽车……几公里呀？”

“大约二十公里。”甘回答说。

“我的天啊！孩子，你忍心把妈妈一人撇在曼谷吗？”

“谁说呀！”哈勒泰看了一眼未婚夫，见他脸色平静，也就松下心来。“我们邀请您和我们一起住，不是吗？甘医生！”她歪斜着脑袋，柔声细语地问他。他怎么能拒绝呢！他点了点头。

“妈妈这边有工作你也知道。”哈勒泰说。

“把您的店铺卖掉吧！”

“我舍不得，虽然盈利不大，但也够我们生活的开销

了。”

“是呀！是的，我知道。但您在这儿做生意是很辛苦的。

“我一直是很辛苦的，供你到大学毕业，容易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知道。”哈勒泰再次打断母亲的话。但母亲还是往下说，象是故意向这位未来的女婿强调，她抚养女儿直到成为他的未婚妻，付出了多少辛劳！

“你还让我卖掉我辛苦经营了多年的店铺。”哈母在大学区开设了这小小的饭店，主要顾客都是大学生，收入虽不算富裕，但是，足够维持生活。

甘医生不自在地移动身体，终于说道：“我大概不会在外府住太久的。”他违心地安慰着未婚妻的母亲。“至多两年。”

就这样，婚前他就和未来的岳母之间，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。就连哈勒泰喜爱的那个钻石戒指，她妈妈挑剔说：

“这有几克拉？不到一克拉吧？！”

他木然了。因为在他看来，戒指只代表一种礼俗，谁去用戒指的价值或钻石的分量去量度爱情的深浅呢！

还是哈勒泰帮了他。她举起戴着戒指的无名指贴近嘴唇，她的动作极为温柔、可爱，使他心中顿生的怒火骤然消散。她说道：“但我喜欢。只要我喜欢它，就无所谓几克拉了。”

当着母亲的面，她这么说。背着母亲也是这样。她还向他表示说：“即使你用不带钻石的金戒指作为订婚礼，我也满意。”

她真是具有新思想的女性，她不太注意财物。但她毕

竟是个女人，也是爱美的。不过在她看来，带钻石的戒指的确是美的，但如果拿戒指中含钻石的克拉来衡量爱情的轻重，她认为是贪财。

甘医生听到未婚妻的这番话，他断定自己没有选错对象。

在右手食指上，哈勒泰还戴着另一个戒指。但他没有关心问及。哈勒泰留出左手无名指让他戴上订婚戒指，他就感到心满意足了。

## 二

甘医生希望婚礼简单朴实，不讲排场，与他的身份相称。但看来，哈勒泰的母亲一点也不理解他的意思，或许是假装不知。为了从他那里索取尽可能多的补偿，在众人面前保持所谓的体面，哈母竟然说道：

“订婚的那回，我就不明白，当上了医生，只拿了火柴头大的钻石戒指来作订婚礼。”“这回想悄悄地举行婚礼可不行了，先生！”她时而叫他先生，时而叫他医生，完全随她情绪而变。

“我并没象……所想的那样。我们履行了结婚登记，还有浴水仪式，斋僧仪式。”他还很羞于开口称她为妈妈，故意避开了这个称呼。

双方的争辩，使哈勒泰感到难堪。哈母要求婚礼要办得体面，要在豪华、阔绰的场所举办宴会，菜肴要由她亲自点，还要有舞会和音乐压轴儿。“就连这点你都办不到吗？”

为了表示自己对哈勒泰的忠诚，甘医生终于屈服于哈母。他钱不多，但如果争执下去，也没用。甘告诉自己，准备埋头还债来偿付岳母所需要的仅仅是一个晚上的阔气的开销吧。他不愿意问一问这是否也代表了哈勒泰的要求，因为他担心会得到他不想听见的回答。

结婚前，他不得不去借债，他不敢向债主说明情由，只推说有点急用。但内心却思忖：为了新娘洞房花烛之夜的体面，竟不惜采取往沙子里浇奶油的做法，真是白搭！

但几位密友认为借点钱还是必要的，他们开玩笑说：“也化得来啊！你的新娘子美得叫人馋涎欲滴。”

有时，他责骂自己竟然想起结婚来，他知道自己的未来不会比眼前更富裕。尽管大家都羡慕做医生的来钱最快，夸赞医生是最光彩的职业。

他回忆起小时候，他住在一个贫穷落后而又偏僻的农村，一遇病痛就靠念符咒、求鬼神，任凭天意摆布。休想在那贫脊落后的地区会有个医生。卫生站离他家不下卅里，看上去，似乎只有半小时的短距离行程，但必须是乘坐公共汽车，而且公共汽车一直要开到村寨门口。但当时村子的交通工具是牛车，牛车在那根本不够资格叫做马路的道上行走，总算还比较相称。

不了解我们家乡情况的人，他们往往说“东北人懒惰，当别地区的人，例如北部地区的人挥汗如雨地干活的时候，他们却抄着两手无所事事。”和他同住一个宿舍、来自东北部的一个富裕的织布商家庭的学医的同学就曾经这么说过。他不想和他争辩，便当即离开了那里，心中无限的压抑和憋闷，使他说不出话来。

和妈妈坐着牛车去县卫生院的情景，还历历在目。他竭力想使它淡忘下来，但越是想这样，那种景象反而越清晰、强烈地闪现在他的脑海里。

此时此刻，尽管他已远离了故乡的环境，但他却依然清楚地记忆起那幅情景。今晚，他穿着时髦、阔绰的西装，若不是室内备有冷气装置，他大概会热得透不过气的。他的妻子穿着拖地的夜晚服，席上珍馐杂陈、觥筹交错。银质器皿，华光闪烁。桌中放置的花朵是纯一色的粉红玫瑰花，其间相衬着细条绿叶，看上去是那样地赏心悦目。

悠扬动听的乐曲，给他的客人以美的享受。他们边听着音乐，边品尝着各式佳肴的美滋，这是城里人的一种习俗。

盛着菜肴的鸭蛋形大长盘，整齐地排列在筵席上，既美观雅致，又富有艺术特色。看来，不单纯是拿来摆饰的。要是只为了摆饰，数量就毋须这么多。可是单为了吃饱肚子，又何必这么精致、阔气呢？吃下去不也同样饱肚子，同样转化成血肉，同样滋润我们的脑髓吗？他想，如果他们乡下人，有机会看到一些城市的人是如此阔气讲排场，他们会怎么想呢？是想到他们和城市人之间的差距呢？或只是自叹命运不如别人而已？

他安慰自己说就这么一个晚上。他心情激动不宁，思绪万千。想到泰国社会有那么一小撮人彼此摆谱讲排场，而他自己竟然也跟着卷进这小撮人的潮流里了。他没有钱摆阔，但他还是不惜借钱来维持自己这种所谓的脸面。

他强作笑颜，眼睛却望着窗外。他的婚礼是在京都的一家豪华饭店的五层楼举行的。花花世界的繁荣尽收眼底。他看见纵横交错的马路和来往忙碌的人群，假如打开窗子，就

会听见嘈杂纷乱的喇叭声。每个人都以最快的速度行走着，他们为了填饱肚子，为了赢得生存，都在争分夺秒地奔忙，难道我们每天每天这样辛苦奔波，仅仅是为了一日三餐的饱食吗？

这时似乎下起雨来了。他置身于这幢具有空调设备的高楼内，根本听不到外界的喧嚣。他看见绵绵的雨丝，看见行人在纷乱地避雨，他断定雨正在下。他不能久立在这里，作为新郎，他应该去应酬来客。在客人表示祝贺时，他应该和新娘一起向客人握手致谢。

意识到这点，他就从窗前转身回来。他的新娘正在和一个青年男子攀谈，那男子表情愉快，那脸上的神态使甘感到不是滋味，可能是由于他那健壮的体魄，或是由于他作为一个男子所具有的特征吧。

就在这一刹那间，那个男子把身子转向甘，在甘还没来得及避开视线的时候，那个男子就以机械的动作，向甘鞠了一躬。甘以同样的动作，作了回敬。哈勒泰对甘微笑了一下，她示意让他理会，她还要和那个男子聊一会儿，于是甘便离开了新娘，走向别处。

他想，大概是大学的同班同学吧，这个时代，男女之间互交朋友，有的还相处得十分亲密。他自己就有好几个亲密的女友，彼此互相借钱用，轮流交餐费、付电影费等。

甘的婚礼没有选择黄道吉日。哈勒泰对他说：“反正是我们的喜日，我想跟朋友们乐乐。”

“妈妈不责怪吗？”

“也问过，叫我把我们俩的生辰八字交给卜命僧人。”她微笑着对他继续说道：“但我忘记了，忘在提包里了。”

甘自己也不好意思去找算命僧人为他们选择结婚佳期，因为甘医生心想，这根本不是僧人的事，何必去打扰僧人。同一宿舍的业余巫师给甘捆扎了生辰八字。甘把八字收藏在钱包里已经很久了，连他自己都几乎忘掉了，直到哈母问起八字的事，他才想起来。

最后，是甘和哈勒泰自己决定了婚期。选择了甘将要到外县去赴职的日子作为结婚佳期。

“我没有房子，假如提早结婚，就得在曼谷租房子，还是选择我出发去新岗位的前夕为好。”

哈勒泰欣然同意他的意见。不管他说什么，她总是随和的。她真是一个可爱的、顺从的妻子，但愿她永不变心。

他很快地发现新娘在桌席的另一边，大概是有人谈及他吧，只见新娘朝他这边指来指去的。

“新郎到哪儿去了呀？噢！真奇怪，新娘在这边，新郎又在另一边。”

“他让我和我的朋友聊聊。”哈勒泰笑道。

“不是偷偷地和多蒙说什么吧？！”

哈勒泰耸耸肩，说道：“当未来的大门正在敞开的时候，人们不要再谈论过去。”

“不和多蒙结婚，多蒙不伤心吗？”

“不！”她虽这样回答，但她也并没有把握。

“真奇怪，在大学里俩人相处得好好的，结识的时间又久，也不知怎么被人抢走了？”

“甘医生大概比这位乐天派的多蒙先生高明些吧！”

“方才，我见你和多蒙聊天，他说些什么呀？”

“不是已经回答了吗？”她重复了一下原话，又继续说

道：“我猜测而已。在他得知我快要结婚的消息后，我们见过一次面，没见他讲更多的什么。”她竭力想忘却与多蒙那个晚上的会面。

“甘医生知不知道你曾经和多蒙相……”女友即时地缩回了“爱”字。

“他不知道，但我准备告诉他。”

“真奇怪，和工程师相处那么久了，忽然间又和医生结婚了。”

“和医生认识久吗？”

“让我说真的，还是说假的？”

“说真的嘛！谁愿意听假话呀？”

“五、六个月。”

她的朋友发出了惊奇的叹声。

哈勒泰却说：“从恋爱的角度来说，也够长的了，假如恋爱时间太长，连对方的五脏六腑都一清二楚，何必再结什么婚呢？”

“你不怕结婚之后，彼此对对方的五脏六腑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吗？”

“我认为我已选择好了，而且在我们相爱的时候，我尽可能地运用理智来决断。”

“那么，让我再一次祝贺你如此迅速地决断。”她的女友带着讥讽的口吻说。

“听说医生要带你到外府去，是吗？”另一个女友边问边扒拉盘中的菜食，并小心翼翼地送进嘴里，生怕那认真涂抹的口红会被蹭擦掉。“是哪儿呀？清迈府不是？”

“曼谷人首先选择的外府，往往是清迈府，因为它比别